



2015年8月18日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此转递安全理事会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察组的第六次报告；该报告是按照第2160(2014)号决议附件(a)段的规定，提交给安理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文件，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杰拉德·范博希曼(签名)



2015年6月1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给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根据第2160(2014)号决议附件编写的监测组第六次报告。

我要特别赞扬专家们就本报告和以往的报告在阿富汗开展了大部分工作，以及联合国一名工作人员支持我们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工作，作出了极大贡献。他们冒着重大风险，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开展广泛工作；监测小组的报告工作、分析和建议，继续建筑在此项工作的基础之上。

监测组指出，报告原件所用语文为英文。为便于参考，小组所提三项建议以黑体字标示。

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察组
协调员

亚历山大·埃文斯(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汗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160 (2014) 号决议提交的第六次报告

摘要

本报告介绍 2014 年 10 月监测组上次报告(S/2014/888)印发以来阿富汗的最新局势。塔利班春季攻势全面展开，协调得到加强，并有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参与作战。塔利班虽然加强了攻势，但目前仍无法改变实地长期存在的军事僵局。

加尼总统领导的新政府已完成对内阁安全部门所有官员的任命。阿富汗军队继续独立开展军事行动，暂时收复了塔利班控制数年的四个县城中的一个(加兹尼省纳瓦县)。^a 但是，塔利班也一度攻克数个县城并占领了三天。要推动阿富汗的和平、安全和政治进程，两个基本要素仍然不可缺少：第一，外部继续提供财政支持，特别是向阿富汗国家国防和安全部队提供财政支持；第二，确保阿富汗民众对政府机构保持高度信任。

在政治方面，塔利班领导人在是否与阿富汗政府进行接触的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最高领导层在 2015 年的头三个月中摇摆不定，最后决定优先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允许人员与塔利班以外的阿富汗人而非政府进行接触。早先形成分支团伙的强硬派现在大多效忠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QDe.115) (以伊拉克基地组织列名)的“呼罗珊省”。

^a 监测组在第四次报告中报告，仍有四个县城未被政府部队控制，其中包括加兹尼省的纳瓦县 (见 S/2014/402，第 3 段)。

目录

	页次
一. 证据基础	5
二. 政治局势	5
三. 和解	6
四. 塔利班的现状	7
五.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8
六. 基地组织及其同伙	10
七. 1988 制裁：成果	11
八. 制裁名单及其维护	11
九. 制裁的执行情况	11
十. 监测组的工作	16
附件	
塔利班的组织结构	18

一. 证据基础

1. 在本报告编写之前，监测组于 2014 年 11 月及 2015 年 1 月、3 月和 5 月四次访问阿富汗。2015 年 2 月 26 日，阿富汗政府高级官员在一次特别会议上对委员会发表了讲话。监测组继续收到官方定期发布的有关安全局势的最新信息。监测组并收到会员国有关阿富汗局势的信息，还访问了邻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外，除与阿富汗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定期互动外，监测组还会晤了阿富汗官员。

二. 政治局势

阿富汗塔利班春季攻势

2. 2014-15 年冬季，阿富汗安全部队对塔利班部队开展了一系列行动。阿富汗政府官员表示，在这些行动中注意到外国战斗人员不断增加。阿富汗部队在几个地方抓获了外国战斗人员及随军家属。被捕的外国战斗人员报告，过去大都在巴基斯坦的北瓦济里斯坦活动，因巴基斯坦开展“Zarb-e-Azab”军事行动而被迫撤离。他们中最有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De.132)的战斗人员。这两个团伙的不少成员效忠于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QDe.115)，¹ 并使用以前仅与基地组织(QDe.004)有关联的黑色旗帜。另据报告，Lashkar-e-Tayyiba(QDe.118)加紧了在楠格哈尔、库纳尔和努尔斯坦等省的活动。

3. 因此，反叛力量的组成更加多样化，来自中亚、高加索区域和巴基斯坦的战斗人员数量可观。塔利班在阿富汗安全部队负责的几个省份发动袭击，以扩大战线拖垮对方。

4. 2015 年 4 月 24 日，塔利班宣布发动代号为“Azm”(“决心”)的春季攻势，当天在 22 个省几乎同时发动袭击。塔利班的攻势主要集中在法拉、昆都士和巴达赫尚三省核心地区的外围。阿富汗安全官员表示，这次攻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塔利班团伙战略规划和战术执行水平显著提高，外国战斗人员的参与使战斗力得到加强。在昆都士和巴达赫尚等省，塔利班审慎分析当地情况并调整战术，以充分利用安全缺口和当地的对抗力量。因此，塔利班采用的战术首战告捷，但在夏季数月是否能够保持战果仍有待观察。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当前的作战季节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消极方向：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特别是巴达赫尚省控制更多的县份并非没有可能。² 另一

¹ 以伊拉克基地组织列名。

² 2015 年 5 月监测组与阿富汗高级安全官员的讨论。

个关注点是，楠格哈尔省几个县的战斗在继续进行，并将持续下去。³ 这些战果不会从战略上扭转阿富汗目前的军事僵局，但塔利班持续控制更多县份将为反叛力量在宣传上加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 2013 年和 2014 年反叛力量逐步消耗的局面有所逆转。但是，宣传上的胜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塔利班领导人最终与阿富汗政府进行有意义谈判的意愿，这一点仍不得而知。目前的高层领导似乎对与政府直接谈判犹豫不决(见第四节)，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谈判将会继续拖延下去。

6. 二是积极方向：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将重新攻占阿富汗北部和东部目前正在争夺的几个县份。2015 年上半年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对话者向监测组提供的数据显示，塔利班愿意以重大伤亡为代价控制这些县份，因此塔利班领导显然将会遭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经过当前的战斗季节将在宣传上处于劣势。这也许会使塔利班领导层内部少数派的势力得到加强，他们提出如果无法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则应该启动有意义的谈判进程(见第四节)。

7. 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与监测组高级对话者的评估认为，不论朝哪个方向发展，持续提供国际支持仍然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外部的持续财政支持对于国防和安全部队至关重要。监测组将继续监测当前战斗季节的发展，并将定期向委员会通报最新情况。

三. 和解

8. 阿富汗新政府把和平进程作为当务之急，为此阿什拉夫·加尼总统优先与巴基斯坦和关键的海湾国家进行接触。但是，塔利班作为一个运动在是否应该实现和解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9. “Quetta Shura”⁴ 的部分塔利班人员继续主张继续进行政治接触。阿富汗对话者表示，这些人士就此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人表示，在坎大哈和赫尔曼德两省军事行动遭到惨败，而持续军事对峙使敌对部落和网络的力量得到加强。也有人提出，塔利班应从南部实力核心地区突围。还有人仅仅依靠南部的战果就能取得胜利的说法提出质疑。这些政治接触倡导者对通过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区域进程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持开放态度。

10. 同时，塔利班的小部分领导人则提议与阿富汗政府进行直接谈判。这一派别的领导人为 Tayyib Agha，人员包括与目前在卡塔尔多哈居住的团伙有关联的个人。

11. 阿富汗政府官员表示，塔利班的一些主要领导人，特别是 Mullah Mohammad Abbas Akhund(TAi.066)，对阿富汗新政府通过巴基斯坦转达的善意初步作出了积极

³ 过去两年，塔利班仅能持续控制阿富汗南部和东部的四个县。

⁴ “Quetta Shura”和“Peshawar Shuar”为地理概念，而非分析概念，是指在 Quetta 和 Peshawar 沦为难民的塔利班领导人的网络。“Quetta Shura”成员认为，与哈卡尼网络或“Peshawar Shura”相比，他们与塔利班领导人委员会的关系更为密切。

回应。2015年1月，“Quetta Shura”的代表，包括目前担任塔利班财政委员会主席的 Mullah Gul Agha Ishakzai (TAi.147)，也宣布正在寻求通过谈判结束冲突。⁵

12. 但是，阿富汗政府高级对话者解释说，塔利班高层领导稍后于2015年3月作出澄清，表示不会与阿富汗政府进行谈判。这一立场由 Mullah Akhtar Mohammad Mansour Shah Mohammad (TAi.011)提出，并得到了 Mullah Abdul Qayum Zaker (未列名)、⁶ Mullah Abdul Razaq Akhund Lala Akhund (TAi.053)、Mullah Abdul Manan Nyazi (TAi.097)以及“Peshawar Shura”⁷ 领导人 Mawlawi Abdul Kabir Mohammad Jan (TAi.003)的支持。

13. 但是，监测组还获悉，Mullah Akhtar Mohammad Mansour 认为，总部暂时设在卡塔尔多哈的塔利班政治委员会目前可以“以私人身份”与阿富汗人会晤。向监测组透露的信息及媒体报道显示，2015年5月至少举行过一次这种性质的会议。⁸ 参加会议的有高级和平委员会的高级别人士，会后塔利班发表了正式声明。⁹ 政治委员会在这些接触中表达的立场是，“外国战斗人员的存在等同于”在阿富汗境内“战争继续存在”。塔利班代表在与政府开始任何谈判之前，继续提出新的前提条件。¹⁰

四. 塔利班的现状

14. 从上次报告以来，塔利班运动的内部结构似乎发生了新的变化，由“收入收集和特别机构”取代了“采矿办公室”。这很可能显示，通过采矿和敲诈勒索进行的地方筹资的作用日益重要。

15. 塔利班军事委员会已经改组为九个区域指挥部。塔利班正在组建五支快速反应部队，目标是每支部队达到200至500人的兵力，负责三个省份。据报，其中一支

⁵ 监测组的评估显示，Mullah Akhtar Mohammad Mansour Shah Mohammad (TAi.011)虽然对谈判持批评立场(见下文)，但没有采取具体行动制止 Mullah Gul Agha Ishakzai (TAi.147)周围的团伙，也许是因为运动的最高财政主管 Gul Agha Ishakzai 参与了这个项目。Gul Agha Ishakzai 最近表示愿意进行谈判，这可能出于他对运动财务的责任。Abdul Wasay Mu' tasim Agha (2012年7月19日除名)时任塔利班运动最高财务主管，也主张进行谈判。

⁶ Qayum Zaker 对 Akhtar Mansur 作为军事领导人的无能表示不满，但两人于2015年1月和解。Zaker 因未能对2014年4月阿富汗第一轮总统选举造成重大破坏而受到 Mansur 的排挤。

⁷ Peshawar Shura 不是地理名称，而是描述一批塔利班领导人的分析性概念。

⁸ 比如，见帕格沃希科学与世界事务大会，“为期两天的阿富汗安全问题帕格沃希会议的报告”，2015年5月2日至3日，卡塔尔。

⁹ 比如，见2015年5月塔利班网站：“伊斯兰埃米尔政治办公室代表团在国际帕格沃希研究大会上的发言全文”。

¹⁰ 2015年5月7日，塔利班网站在“伊斯兰埃米尔相信阿富汗族裔对话”栏目刊登了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文章要求消除外国军队存在的“占领”行为，认为1988制裁制度是“黑名单”、国际逮捕令为“奖赏名单”、持续关押塔利班为“政治犯”，并要求在卡塔尔设立办事处，作为“伊斯兰埃米尔”的官方地址。

部队负责赫拉特、法拉和尼姆鲁兹省，一支部队负责赫尔曼德、坎大哈和乌鲁兹甘省。快速反应部队由塔利班高级指挥官 Qayum Zaker、Sirajuddin Jallaloudine Haqqani (TAi.144)和 Qari Baryal(未列名)直接领导，他们同时担任这些关键省份的影子省长。

16. Fidayi Mahaz 等分支团伙¹¹ 继续开展活动。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一些报告指称，这一团伙也宣布效忠伊斯兰国，但最近在其网站上表示，将继续在原有名称下开展活动。¹² 该团伙不仅对设在卡塔尔的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进行威胁，并对 Gulbuddin Hekmatyar(QDi.088)之子 Habib ur-Rahman Hekmatyar 2015 年 1 月与政府合作发出了威胁。¹³

17. 哈卡尼网络(TDe.012)继续作为反叛力量的一部分开展活动，但是巴基斯坦通过在北瓦济里斯坦的作战持续开展军事行动，对哈卡尼网络的部分中心实施打击。2014 年底，Anas Haqqani (未列名)和 Hafiz Rashid (未列名)被抓获，阿富汗安全和情报部门取得胜利，并给哈卡尼网络以沉重打击。然而，当前在喀布尔的一系列进攻似乎显示，哈卡尼网络遭到的削弱是暂时的。此外，目前哈卡尼网络及“Fidayi Mahaz”等分支团伙极有可能与阿富汗政府一道参与并推动和解进程。

五.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18. 在阿富汗的一些省份，公开效忠或同情伊斯兰国的团伙和个人继续增加。阿富汗安全部队向监测组提供的估计数显示，塔利班控制并开展活动的反叛力量中约有 10% 是伊斯兰国的同情者。但是，随着战斗季节中忠诚和表态的变化，这一比例也会出现变化。但是，伊斯兰国团伙正在像病毒一样扩散，阿富汗政府人士表示，阿富汗的 25 个省份都可以看到伊斯兰国的某个团伙或对其同情的团伙。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报告，曾在下列省份遭遇或观察到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团伙：巴达赫尚、巴德吉斯、巴尔赫、法拉、法里亚布、加兹尼、古尔、赫尔曼德、赫拉特、朱兹詹、坎大哈、卡皮萨、霍斯特、库纳尔、昆都士、洛加尔、楠格哈尔、努里斯坦、帕克蒂亚、帕克提卡、纱丽波尔、塔哈尔、乌鲁兹甘、瓦尔达克和扎布尔。

19. 一些阿富汗安全官员表示，宣布效忠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的团伙可分为三类：人数最多的从现有的反叛团伙招募而来，部分人员对塔利班的中央领导表示不满。其中之一是 Abdul Rauf Khadem(TAi.025)，他早先改变了宗教信仰，并与塔利班领导多次发生冲突。他在官途上数次进退，多次担任乌鲁兹甘省的影子省长，并

¹¹ Fidayi Mahaz 以前又称 Da Fidayano Mahaz 和 Dadullah Front。

¹² 2015 年 4 月和 5 月，Fidayi Mahaz 网站声称，在朱兹詹、萨尔普勒和昆都士省对阿富汗安全部队发动了攻击。

¹³ 2015 年 2 月 28 日，Fidayi Mahaz 网站张贴匿名文章“人以群分”，显示 Gulbuddin Hekmatyar 的儿子与阿富汗警察在一起。

担任塔利班情报委员会主席和 Mullah Mohammed Omar 的特别顾问。据报，2014 年 10 月他出访伊拉克，在赫尔曼德和法拉两省用重金收买追随者并带回了阿富汗。还有 Abdul Rahim Muslimdost(未列名)，他过去是塔利班运动的边缘成员，现在效忠于伊斯兰国。这些个人随便借用伊斯兰国的新“团伙品牌”，组织人马并创建有别于“传统”塔利班领导新的独特身份。第二大团伙打着伊斯兰国的旗号开展活动，由于巴基斯坦在边境地区持续开展军事行动，这些战斗人员被迫进入阿富汗。这些人员以前属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De.132)或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QDe.010)，最近数月打出了新的旗号。不少个人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或同情基地组织。最后，小部分非阿富汗人¹⁴ 直接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阿富汗官员认为他们是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活动的核心成员。

20. 忠于伊斯兰国的各个团伙定期与阿富汗部队交战，但是忠于伊斯兰国团伙与反叛力量其他团伙之间的交战却很少报告。阿富汗安全官员表示，楠格哈尔省忠于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的团伙目前因争夺该省毒品生产和贩运所生的资源而发生冲突。而在卢格尔省，忠于伊斯兰国的个人主要参与建立地方联系网络，而避免与在其他省开展活动的反叛力量交战。这一战术似乎反映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发展的初期阶段。

21. 阿富汗政府的评估显示，目前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境内的首要目标是招募同情者和追随者，建立联系网络。因此，阿富汗安全部队没有把忠于伊斯兰国的团伙的出现作为一种增加的直接威胁，他们继续密切局势，因为这些情况发展对阿富汗和整个区域构成了新的潜在威胁。

22. 值得注意的是，忠于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的团伙以及伊斯兰国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中央宣传部门之间的联系却不甚明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对自认为忠于伊斯兰国的团伙的内部宣传，经常报告对政府部队发动的袭击，但是伊斯兰国的中央宣传部门 Al-Bayan 在有关伊斯兰国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外关联人员活动的报告中，对这些攻击少有报道。

23. 但是，根据监测组的观察，2014 年以来塔利班运动官方网站的宣传质量显著提高。特别是，英文宣传材料在风格和内容方面明显改善，加大了对国际受众和媒体的针对性。在提高质量的同时，伊斯兰国开始在阿富汗境内开展宣传活动。因此，监测组在阿富汗政府内部的对话者表示，这个新情况是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相关运动开始竞争的第一个迹象。遗憾的是，这也意味着阿富汗政府的国家和国际公关和外联工作，现在将与力量不断加强的对手展开竞争。

¹⁴ 多位阿富汗官员表示，最多大约有 70 人。

六. 基地组织及其同伙

24. 阿富汗对话者指出，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团体在被巴基斯坦当前的军事行动赶出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后，继续盘踞在该国的边境地区。阿富汗对话者解释说，虽然这些团体目前还没有形成有组织的阵营，但却造成了边境地区安全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因为它们不仅与阿富汗安全部队作战，而且还与阿富汗叛乱组织的其他派别作战。

25. 阿富汗高级别安全官员评价说，阿富汗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团体在立场上没有总的战略性变化。基地组织附属团体仍对该国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他们充当培训者和推动者，尤其是在简易爆炸装置方面。就数字而言，他们在整个叛乱组织的现役参战人员中仅占少数。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构成的新威胁表现在：一些宣布效忠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集团的组织知名度日增；越来越多的战斗人员越过巴基斯坦边境进入阿富汗境内，以躲避巴基斯坦正在开展的军事行动。

26. 2015 年年初以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在阿富汗各地逐渐获得了知名度(见 S/2014/888，第 40 段)。2015 年 2 月 24 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战斗人员与塔利班一道，在查布尔省的道路上绑架了 31 名旅客。这些人质后来用于交换阿富汗军队较早时在法里亚布省和巴达赫尚省逮捕的外国战斗人员。查布尔省当地的塔利班组织举行的谈判促成了人质交换。阿富汗对话者认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战斗人员在该国的人数增加，是由于巴基斯坦在北瓦济里斯坦开展的军事行动(监测组曾于 2015 年 1 月访问了该地，并注意到巴基斯坦军队为取得这些重大进展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此外，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部分人员似乎已另立山头。例如，2015 年 3 月底，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Uthman Ghazi(未列名)发表声明，挑战 Mullah Omar (TAi.004)¹⁵ 对阿富汗叛乱组织的领导地位，且似乎要将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整体效忠对象改为 Abu Bakr al-Baghdadi(QDi.299)¹⁶ 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¹⁷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宣传部门发布的一段视频称，Tohir Abdulkhalilovich Yuldashev(已故，曾列名)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呼吁在以 Mullah Omar 为首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陷入不可逆转的颓势之后，应建立 Abu Bakr al-Baghdadi 的哈里发国。¹⁸

¹⁵ 以 Mohammed Omar Ghulam Nabi (TAi.004)列名。

¹⁶ 以 Ibrahim Awwad Ibrahim Ali al-Badri al-Samarrai (QDi.299)列名。

¹⁷ 例如，可参见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乌兹别克斯坦语报道：《阿富汗的乌兹别克团体宣誓效忠伊斯兰国》，2015 年 3 月 30 日。

¹⁸ 例如，见《Jund Allah 工作室发布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新的视频通告：斋月通告和关于哈里发国的通告》，2015 年 5 月 3 日。

七. 1988 制裁：成果

27. 自监测组发布第五次报告以来，已交付以下成果：

28. 安全理事会 1988 委员会同意监测组第一和第四次报告(见 S/2012/689，第 33 段和 S/2014/402，第 36 段)提出的建议，因此，1988 制裁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现在已经可以获得所有列名人员的名单条目和简述的达里语¹⁹ 和普什图语²⁰ 非正式译文。高层和工作层的阿富汗对话者都对此表示欢迎。在监测组与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实地互动中，非正式译文也始终是一项宝贵的工具，能够让监测组收集到关于列名人员的更详尽信息。

29. 监测组还举行了两次培训讲习班，来自外交部、高级和平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方与会者和国家禁毒警察的调查人员通过讲习班对制裁制度、各种制裁措施以及列名、除名和免受禁运规定限制等程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这一能力建设便利措施使新任命的官员更加熟悉 1988 制裁制度，也能够让监测组加强与阿富汗政府在工作层面的接触。鉴于政府的更迭也带来了制裁领域的新制度和人事变动，这一举措尤为及时。

30. 2015 年 5 月，阿富汗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重新设立了国家协调中心，负责与 1988 制裁相关的所有问题。国家协调中心的联系方式为：nationalcontactpoint@nsc.gov.af。

八. 制裁名单及其维护

31. 最近 7 个月中，制裁名单出现了一些变化。自 2014 年 11 月 1 日以来，委员会又核准了两个新的列名请求。没有任何个人或实体被除名。

九. 制裁的执行情况

1. 旅行禁令

32. 对列名人员实施旅行禁令仍然困难重重。监测组仍在定期接到未经证实的国家、地区和国际媒体的报道，称列名人员仍在旅行。多数报告声称，这些列名人员的旅行与当前塔利班运动和阿富汗政府之间启动直接谈判进程的努力有关。监测组尚未收到任何会员国对这些可能的违规行为的正式确认。

33. 旅行禁令仍然是受到塔利班重视的一项强大的 1988 制裁措施。在最近的帕格沃什会议上，与会的塔利班成员批评了旅行禁令，并抱怨他们无法自由流动。⁹ 因

¹⁹ 可在 www.un.org/sc/committees/1988/pdf/1988Dari.pdf 查阅。

²⁰ 可在 www.un.org/sc/committees/1988/pdf/1988Pashto.pdf 查阅。

此，严格执行针对所有列名人员的旅行禁令，仍然是维持对塔利班领导层制约力的机会之一。

34. 监测组在 2015 年以来与会员国的接触中发现，针对列名人员发布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应用日增。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心局还将阿富汗所有地面和空中越境的官方数据与国际刑警组织各种电子数据库连接在一起，从而得以根据特别通告对旅客和乘客进行直接检查。

35. 但是，仍有一个弱点未能得到解决。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清单的任何更新都会通过新闻稿和官方照会向所有会员国传达。由于来文通过多个渠道传达，这就意味着成员国当局和私营部门的利益攸关方从发布伊始就了解列名人员的任何新信息。特别通告会直接传送到会员国警方，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会直接上传到边境管制和边境管理系统。然而，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封闭系统内，有关特别通告的相应更新似乎却没有类似的多层警报和沟通机制。确保会员国警方掌握特别通告信息的最新状态，就需要各会员国内部各部门之间保持进一步的沟通。如果委员会定期通知会员国哪些特别通告在既定的时间段内已更新，这一过程可以得到简化。

3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从 2015 年 7 月开始，每年将上一年度更新的特别通告通知所有会员国。

37. 更新的内容还可以包括特别通告，因为特别通告中现在也含有照片等生物特征信息。为了避免对委员会的工作设立未经授权的新期限，监测组建议将主席发布的正式来文与这一更新一并发送，作为第 2160(2014)号决议第 33 段授权的制裁名单年度审查工作的一部分。

2. 冻结资产

(a) 监管框架

38. 自 2014 年末以来，阿富汗政府逐步改进了支持对阿富汗列名人员执行资产冻结的法律和监管框架。2014 年，阿富汗通过了《制止为恐怖主义提供资助法》和《反洗钱法》，政府目前正在拟订相应的实施细则。为确保这些法律及其相应的实施细则顺利实施，政府成立了一个由财政部主持的高级别协调委员会，成员包括内务部、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局、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及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分别负责各自的监管框架。当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落实对不动产(房地产)的资产冻结措施。土地及建筑物的房产证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出。这方面的措施需要大量实证研究，而且十分耗时。官方对话者表示，阿富汗有关当局已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39. 阿富汗政府还开始讨论设立国内制裁名单的问题。此外，阿富汗政府于 2015 年初通过了一项现金运送人监管新条例。自 2015 年 2 月以来，政府不再允许个人携带 10 000 美元以上的现金出入阿富汗边境。超出这一数额的所有交易都必须

经由商业银行部门完成。此外，新的海关条例只允许从阿富汗出口的黄金用于重铸目的，这就达到了无法(至少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将黄金作为准货币运出阿富汗的实效。计划对宝石也采取类似的监管措施。

40. 哈瓦拉企业的注册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甚至推广至大企业以外。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及阿富汗中央银行目前正在参与由美国财政部出资的全国宣传和意识提升方案。为鼓励哈瓦拉企业主动注册，阿富汗中央银行允许已注册的货币服务提供者参与每周一次的硬通货销售活动。由于这种硬通货以优惠价格出售，参与活动的注册货币服务提供者可以增加货币兑换业务的利润。

41. 据监测组的官方对话者透露，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去年已连续冻结 Haji Khairullah Haji Sattar 货币兑换所(TAe.010)的多个账户。Abdul Satar Abdul Manan(TAi.162)和 Khairullah Barakzai Khudai Nazar(TAi.163)这两个列名人员曾试图将对企业的幕后控制权转移给担任自己代言人的同伙，以重新建立自己的企业。但是，转移名分并不影响到他们对该实体的实际所有权。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识破这种规避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措施的明显企图，立即重新冻结了新开设的账户资产，并再次关闭了该实体设在赫拉特市的办事处。

(b) 塔利班发掘阿富汗的矿产潜能

42. 塔利班组织继续通过直接或间接非法开采阿富汗的自然资源来获取大批资产。监测组 2014 年 11 月的特别报告(S/2014/888)中所描述的状况至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在发布特别报告后对各省的访问中，监测组又收集到了更多的详细资料，证实该叛乱组织企图通过开发阿富汗的自然资源从中牟利。

43. 阿富汗官员透露，塔利班在楠格哈尔省夺取了大量采矿业务的控制权。滑石矿的开采似乎特别值得关注。在赫拉特省，该叛乱组织经常发起针对大理石采石场的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 2015 年 5 月 15 日。阿富汗安全官员分析说，这些袭击的战略目的是恐吓当地商业团体，以期勒索合法采矿企业缴费和盗窃采矿设备。塔利班组织还在大理石矿山通往赫拉特市的道路上定期向车辆“征税”。²¹

44. 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内部的监测组对话者透露，塔利班已经成功夺取了对进出该省北部青金石矿的三条道路中两条的控制权。因此，塔利班现在可以对开采的天青石运输业者勒索款项。不过，据阿富汗对话者介绍，由于采矿许可证前持有人与政府之间的法律纠纷，阿富汗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推迟原定于 2015 年 1 月为采矿许可证续期的计划。²² 因此，目前在阿富汗不允许合法开采新的青金

²¹ 赫拉特市是该省采掘的大理石主要出口地区。

²² 例如，见帕兹瓦克阿富汗新闻：《巴达赫尚省收缴价值 10 亿阿富汗尼的蓝宝石》，2015 年 2 月 14 日。

石。²³ 与此同时，阿富汗官员介绍说，塔利班已在巴达赫尚省北部的 Raghistan 县启动了非法的金矿开采活动。

45. 塔利班在其控制区或势力范围内开采矿山，并继续在加兹尼、瓦尔达克、萨尔普勒、坎大哈、帕克蒂亚、赫尔曼德、霍斯特、洛加尔和查布尔省参与走私产品出境活动。塔利班究竟从这些非法采矿作业和敲诈勒索活动中获得了多少总收入，至今没有精确的估算值。但是，不少阿富汗官员都认为，塔利班从这些活动中获益丰厚，全国范围内每年总计至少几千万美元，仅次于毒品创造的收入。

46. 阿富汗政府十分清楚，该叛乱组织非法开采阿富汗的自然资源，作为维持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作战的资金来源之一。因此，作为最早的反制措施，矿产和石油部已编制了全国所有持有采矿许可证的公司数据库，包括这些公司在阿富汗的具体位置。该部目前正在重新核查该清单中的数据，并打算在获得正式批准后作为正式文件公布这一清单。矿产和石油部官员同意在该清单正式作为政府文件公布后，尽快提供给委员会。这份正式清单将有助于阿富汗境内的自然资源贸易商以及区域和国际贸易商核查卖方提供的物资是否来自持有采矿许可证的公司。

47.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将这一清单列入今后与所有会员国交换的有关非法采矿的来文，以期提高认识，并促使私营部门的利益攸关方加强尽责(见 S/2014/402，第 55 段)。

(c) 塔利班从毒品交易中获得的资产

48.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给监测组的数据，阿富汗 2014 年种植的罂粟创下了历史记录。²⁴ 2014 年，阿富汗的罂粟种植总面积约为 224 000 公顷，比 2013 年增长了 7%。2014 年，收获时节的干鸦片平均农场交货价(按生产加权计算)为每公斤 133 美元。因此，阿富汗 2014 年的鸦片产品农场交货总价值达到 8.5 亿美元。

49. 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在威胁概览分析中发现，阿富汗各叛乱组织及其作战区与毒品种植和提炼区继续呈现相互重叠的规律。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实例是赫尔曼德省的桑金县。根据监测组的官方对话者的评价，桑金县处于阿富汗南部交通网络的中枢位置，同时又是多家海洛因实验室的所在地，因此塔利班不断大举进犯，企图夺取对该县的控制权。因此，监测组自 2015 年初以来多次访问

²³ 阿富汗有三个青金石矿区，均位于巴达赫尚省，分别在 Jurm 县、Kuran Wa Munjan 县和 Zebak 县。但是，这三个矿区目前均没有矿产和石油部的有效许可证。

²⁴ 例如，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禁毒部：《2014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种植与生产》，阿富汗喀布尔，2014 年 11 月。可在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crop-monitoring/Afghanistan/Afghan-opium-survey-2014.pdf> 下载。

阿富汗获取的数据以及监测组的官方对话者透露的情况似乎表明，该叛乱组织直接或间接受益于阿富汗鸦片产品的大部分农场交货价值。

3. 武器禁运

50. 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阿富汗高级官员继续强调指出，塔利班和阿富汗的其他叛乱团体仍在阿富汗境外的会员国邻国采购武器的主要部件和弹药。这个供应线似乎没有中断，阿富汗政府正与有关会员国继续进行讨论和谈判，以便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51. 自上次报告以来，监测组继续与相关的阿富汗安全官员接触，商讨使用导爆索、雷管、遥控触发器等工业生产的简易爆炸装置零部件的问题，并通过其出访报告定期向委员会汇报这一问题的最新情况。2014年年底以来没有发生战略性变化。简易爆炸装置继续在塔利班与政府军的作战中不分目标广泛使用。正如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定期报告所记录的，作为塔利班首选武器的简易爆炸装置不断增加是冲突中平民伤亡不断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²⁵

52. 如同第五次报告(见 S/2014/888, 第 61 段)所预期，监测组与阿富汗采矿业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及石油和矿产部进行了详尽讨论。该部与阿富汗安全机构合作负责发放和监管采矿作业所用爆炸物的进口许可证。监测组与这些对话者合作探讨了这一问题——进一步加强监管系统是否能够有力打击塔利班在本国取得这些部件的能力。通过讨论可以明显看到，经过几年的持续发展阿富汗监管框架已经加强了内部管制，创建了详尽的监督和审查机制，这与监测组在第三次报告(见 S/2013/656, 第 59-61 段)中建议的想法十分相似。因此，在阿富汗境内进一步加强了对雷管、导爆索和爆炸材料的控制，不太可能对塔利班取得这些工业生产的部件的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53. 除了加强内部管制机制以外，制止塔利班从简易爆炸装置制造商那里不断获得材料的第二种机会，可能是加大力度杜绝阿富汗境外这些部件的来源。监测组在第三次报告中着重指出，必须使阿富汗的会员国邻国及希望投资阿富汗采掘业的会员国适当意识到风险(见 S/2013/656, 第 64 段)。监测组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会员国联系，加强有关当局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这方面，“亚洲心脏”区域安全与合作伊斯坦布尔进程等区域倡议也发挥着重要作用。²⁶

²⁵ 联阿援助团最近的报告记录了这一趋势，并将所有平民伤亡人数的 72% 归咎于反政府分子的行动。见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阿富汗，2014 年年度报告，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阿富汗喀布尔，2015 年 2 月，第 2 页。可查看 <http://unama.unmissions.org/Portals/UNAMA/human%20rights/2015/2014-Annual-Report-on-Protection-of-Civilians-Final.pdf>。

²⁶ 这一进程包括关于阿富汗以简易爆炸装置问题的专家工作组。见亚洲心脏/伊斯坦布尔进程“区域技术小组会议，建立反恐信任措施，成果报告”，土耳其安卡拉，2015 年 3 月 11 日；可查阅：www.heartofasia-istanbulprocess.af/wp-content/uploads/2014/04/Outcome-Documents-CT-RTG-Ankara.pdf。

十. 监测组的工作

1. 分析、监测和执行

54. 自第五次报告发表以来，监测组继续注重其核心业务，即分析塔利班及其关联组织给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安全带来的威胁；就列名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着重加强制裁制度的影响。监测组的优势在于能够与世界各国政府、特别是阿富汗政府协同合作。此外，监测组通过接触外部专家对塔利班及其同伙带来的威胁进行综合评估，并促进建立定向、有效和公正的制裁制度。监测组拥有关于阿富汗的专门知识，加上金融、武器和边界安全措施专家的专长，有助于持续开展这类努力。

2. 与会员国、学术界专家和民间社会专家的合作

55. 除与阿富汗政府及其他相关会员国合作外，监测组还与巴林麦纳麦的海上联合部队 150 联合特遣队建立了新的合作。150 联合特遣队是一支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开展反恐行动的多国海军力量。特遣队经常截获看来产自阿富汗的大量麻醉品。²⁷ 监测组通过与 150 联合特遣队、阿富汗政府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合作，确定截获的麻醉毒品是否是塔利班赚取资产系统的一部分，并由此进一步加强 1998 制裁名单所列个人的资产冻结。

5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邀请海上联合工作队 150 的指挥官向委员会通报情况，特别介绍打击阿富汗毒品的行动，因为这将使委员会了解塔利班的间接供资来源和部分列名个人和实体。

57. 监测组还继续就塔利班的动向和阿富汗的局势与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专家接触。2014 年 11 月以来，监测组在访问阿富汗时与阿富汗的研究人员和学者接触。此外，监测组还参加了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Ditchley 公园和查塔姆大厦及在美利坚合众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举行的阿富汗和该地区问题会议。监测组还与德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和乌兹别克斯坦学术界进行接触。

3.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

58. 监测组继续与联阿援助团密切合作，并感谢监测组访问该国期间经常得到尼古拉斯·海索姆领导的联阿援助团的帮助。

59. 此外，监测组继续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阿富汗毒品经济专家接触，并开始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阿富汗采掘业专家合作，增进对阿富汗经济采掘部门的了解，深化监测组对塔利班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评估。

²⁷ 例如，见联合特遣队“CTF-150 船只在阿拉伯海扣押价值 2 240 万美元的海洛因”，2014 年 5 月 28 日。

4.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之间的合作

60. 监测组还与设在喀布尔的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央局建立了密切而频繁的合作。通过这一新的合作关系，双方经常交流威胁评估，国际刑警组织向监测组提供了有关列名个人的官方资料。

61. 由于国际刑警组织纽约联络处开展的工作及负责支助监测组工作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监测组还收到来自会员国内的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心局的列名个人和实体的有关资料。

5. 促进公开辩论

62. 监测组欢迎对本报告内的分析和建议提出反馈意见，意见可发送到 1988mt@un.org。

附件

塔利班的组织结构

塔利班对领导人 Mullah Omar 可能去世的谣言作出反应，再次发表了她的简历，并概要介绍了其声称的内部结构。2014 年 9 月曾发布过类似信息。但是，2015 年的信息声称，中央决策权在于 Mullah Akhtar Mansour，与以前的信息形成鲜明对比。

塔利班中央结构：

A. Amir al-Mu'minin 办公室——塔利班网站声称，Mullah Omar 继续监督 Mullah Akhtar Mansour、领导委员会、司法机关、九个执行委员会和三个其他行政机构；

B. 领导委员会——塔利班网站称委员会有 20 名成员，包括 Mullah Hassan Babar (Tai. 002)、Mullah Mohammadullah Mati，别称 Mullah Nanay(Tai. 068)、Muhammad Hassan Rahmani(Tai.096)、Noor Mohammad Saqib(Tai.110)、Mawlawi Kabir(Tai. 003)、Qayum Zaker(未列名，2015 年 1 月后重新加入)、Sayyid Mawlawi Abdul Rahman(未列名)、Abdul Qadeer Basir (Tai. 128)、Mullah Shirin(未列名)、Mullah Muhammad Rahmatulla(未列名)；

C. 法院和法官——据报由 Hajji Mawlawi Ubaydullah Akhundzada 任院长(未列名)。

塔利班委员会和“机关”(独立管辖)：

1. 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任命所有 34 个省的影子省长、影子副省长、影子县长以及各县的中队和小队指挥官。军事委员会声称拥有自己的职权范围，自行组织培训塔利班部队——据报由 Mullah Ibrahim Sadar 领导(未列名)。
2. 政治委员会——成员有 Tayyib Agha(未列名)、Hajji Din Mohammad(Tai. 043)、Shahabuddin Delawar 和 Abdul Salam Hanafi (Tai. 027)；
3. 文化委员会——Amir Khan Motaqi(Tai. 026)；
4. 财务和经济委员会——Mullah Gul Agha Ishakzai (Tai. 147)；
5. 卫生委员会——Mullah Abbas Akhund (Tai. 066)；
6. 教育委员会；
7. 外联和指导委员会；
8. 囚犯委员会；
9.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10. 防止平民伤亡委员会；
11. 烈士和伤残者事务委员会；
12. 收集和组织特别收入机关。

制裁制度没有列名的塔利班高级别领导

各省新出现的塔利班领导人大多没有列名。下列 33 名个人中的 9 人已在上次报告附件中提及。他们的名字都标有星号(*)。为显示塔利班网络, 监测组还以括号标出人员最初的从属关系: (QS)=Quetta Shura 网络、(PS)=Peshawar Shura 网络、(HQN)=哈卡尼网络。

人名	职务
Qari Fasihuddin (QS)(*)	巴达赫尚的影子省长
Fazlullah 博士(QS)	巴达赫尚的军事指挥官
Mullah Amanuddin(QS)	巴达赫尚的军事指挥官
MullahAbdulqayum 别名 Abdulhakim(QS)	巴德吉斯的影子省长
Mawlawi Mohammad(QS)	巴格兰的影子省长
Mullah Sayid Sulayman Agha(QS)	戴孔迪的影子省长
Mawlavi Baz Mohamamd(QS) (*)	法拉的影子省长
Mawlavi Salahuddin (QS & HQN)	法利亚布的影子省长
Mawlavi Sadruddin Sarhadi (HQN)	加兹尼的影子省长
Khalili 博士(HQN)	加兹尼、帕克蒂亚的哈卡尼指挥官
Mawlavi Abdulkhaliq (QS)(*)	古尔的影子省长
Mullah Jaylani (QS)	赫尔曼德的塔利班影子省长
Mawlavi Abdulwali Shuaybkhel (QS)	赫拉特的塔利班影子省长
Hafiz Mohibullah (QS)	喀布尔的塔利班影子省长
Mawlavi Gad Haji Lalla (PS)(*)	坎大哈的塔利班影子省长
Ghazi Noorullah (PS)	卡比萨的塔利班影子省长
Qari Baryal (PS)(*)	卡比萨、拉格曼省、潘杰希尔省、帕尔万的塔利班指挥官
Mawlavi Ahmad Jan (HQN)	霍斯特的塔利班影子省长
Mawlavi Mohammad Omer Mukhlis (QS)	库纳尔的塔利班影子省长
Mawlavi Abdul Salam (*)	昆都士的塔利班影子省长
Shah Rahman(HQN)	昆都士的哈卡尼指挥官
Qari Zubair (真主军)	昆都士的真主军领导人
Mawlavi Amin Jan Kochi (PS)	拉格曼的塔利班影子省长

人名	职务
Mawlawi Mir Ahmad Gul (PS)	楠格哈尔的影子省长
Abdul Rahim Muslimdost (ISIL)	楠格哈尔的伊黎伊斯兰国指挥官
Mawlawi Abdul Qayum Rohani (QS)(*)	尼姆鲁兹的影子省长
Mawlawi Esmatullah (PS)	努尔斯坦的影子省长
Mullah Adam Khan Kochi(HQN)	帕克蒂亚洛加尔的哈卡尼指挥官
Mawlawi Ismail (PS)(*)	帕尔旺的影子省长
Mawlawi Najibullah Attaullah(QS)	萨尔普勒的影子省长
Qari Ahmadullah Mullahkhel (PS)(*)	瓦尔达克的影子省长,前成员 Hezb-i Islami Gulbuddin Hekmatyar (QDi. 088)
Mullah Nasrullah Matiullah (PS)	扎布尔的影子省长
Mansoor Dadullah (FM)	扎布尔的 Fidayi Mahaz 指挥官

资料来源：阿富汗政府。